

传统与生活

——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新论

自我篇

吴国璋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传统与生活

——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新论

【自我篇】

吴国璋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与生活：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新论/吴国璋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12

ISBN 978—7—5641—1016—1

I. 传… II. 吴…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1526 号

【卷首语】

传统与生活——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新论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 江 汉

责任编辑 顾金亮

地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210096)

电 话 025 - 83795801(发行科)/025 - 83362442(传真)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mm×960mm 1/32

印 张 53

字 数 1328 千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41—1016—1/K · 12

定 价 160.00 元(全 4 册)

*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向读者服务部调换。电话:025 - 83792328

前　　言

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法有许多种，这部书所选择的方法和手段，也都在其中。如果说能够有些新意的，是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第一次将研究者的生活状态也作为一个样本，并以此来分析传统和研究生活。这是一种容易达到历史深处，以及进入现实底层的手段。当然，这也是将传统和现实打通起来研究的重要方法。

这部书一共分为四篇，即官闱篇、符号篇、世俗篇、自我篇，通过各篇看似零散的文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中国历史文化的要义及主线，并且能够真正从现实出发，去了解传统中的政治、文化以及生活艺术。然后，通过研究者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经历，看一看传统是如何在历史中得到延续，抑或在现实中是如何消失的。实际上，这部书更适合一个对中国历史文化一窍不通的外国人阅读。

辜鸿铭在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这样写道：“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制造出漂亮舒适的农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它能够产生什么样子的人（what type of humanity），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产生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以人为样本的传统以及生活研究，应该讲不仅是正确的，

而且具有概括性和系统性。

对现实生活而言，传统已经不重要了，它只是诸多选择的一种。对历史生活而言，传统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精致的，它所起的社会作用和它在历史上的地位，都是不能被忘记的。在文化史上，有传统的生活，一定是优雅的生活。失去传统的现代生活，当然，也并非不是生活，只不过有些平淡罢了。从根本上讲，如果说生活像一只飞翔的鹰，那么，传统就是它的双目，并用它来寻找历史和现实的方向。

人是活在时间里的，生活的构成，一定会包含历史这个维度。历史保护主义者往往认为，传统的价值是不容颠覆的，而现代主义者又总是认为，夸大传统的意义，只会妨碍社会的进步。在传统与现实之间，这似乎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我们在其中所作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将意味着对历史的态度以及自身的生活品位。

最后要说这本书的体例，它第一次将生活中的散文和札记引入严肃的学术研究之中。这里所追求的不仅仅是阅读效果，而且是寻找一种比较好的阐述方式，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在读者与研究者之间，找出一种尽可能的相互和谐与彼此观照。正如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一书的结尾处，让主人公说出这样的话，即“我的读者们将转变为恰如其分地阅读他们自己”。我想这是能够做到的。当然，这种转变与作者并无关系，有关系的仍然是那些有魅力的历史传统，以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

作 者

目 录

上卷：日常生活

写了一本书	/ 3	老宅	/ 44
情人的标准	/ 5	阳光	/ 46
永远的胜利	/ 7	同学	/ 47
雨做的云	/ 9	小人书	/ 48
钱钟书去了	/ 11	爱你有商量	/ 50
心中有盏灯	/ 13	想去巴黎	/ 52
天堂寨	/ 15	玻璃之城	/ 54
爱像一首歌	/ 17	人与植物	/ 56
温柔的怜悯	/ 19	柳树	/ 58
致命的诱惑	/ 21	丝瓜	/ 60
一生一首情歌	/ 23	玫瑰	/ 62
你的样子	/ 25	野花	/ 64
不听齐秦	/ 27	梧桐	/ 66
齐豫的歌	/ 29	梅	/ 68
主持人说	/ 32	樱	/ 69
感谢收音机	/ 34	苹果	/ 71
答案	/ 36	石榴	/ 73
恋旧	/ 38	无花果	/ 75
关于小城	/ 40	向日葵	/ 77
南京的秋	/ 42	一棵树	/ 79

两棵树	/ 81	关于鞋子	/ 132
死去活来	/ 83	关于校园	/ 134
恋爱的滋味	/ 85	关于跳舞	/ 136
女儿的发卡	/ 86	关于情感	/ 139
不速之客	/ 88	关于执著	/ 142
岁月	/ 90	等待下岗	/ 144
落日	/ 92	想清高	/ 146
过年	/ 94	想当官	/ 148
弟弟	/ 96	想发财	/ 150
说媒	/ 98	想读书	/ 152
望呆	/ 100	想儿子	/ 154
风筝	/ 102	想戒酒	/ 156
经商	/ 104	想听歌	/ 158
酒毒	/ 106	关于怀旧	/ 160
打架	/ 108	老照片	/ 163
机关	/ 110	老同事	/ 165
领导	/ 112	老情歌	/ 167
丑妻	/ 114	老电影	/ 169
回家	/ 116	老玩具	/ 171
初恋	/ 118	老演员	/ 173
大陆人·台湾人	/ 120	老房子	/ 175
踢来踢去	/ 122	老家具	/ 177
才子难当	/ 124	老邻居	/ 179
说钱	/ 126	看书	/ 181
关于人	/ 128	看考试	/ 182
关于房子	/ 130	看电影	/ 184

看报纸	/ 185	秋虫	/ 212
看新娘	/ 186	麻雀	/ 214
看球	/ 187	河豚	/ 216
不看电视	/ 189	一个人的奥运会	/ 218
不看女孩	/ 191	流水	/ 220
不看挂历	/ 193	流年	/ 222
不生孩子	/ 195	流星	/ 224
不准吸烟	/ 197	水	/ 226
人与动物	/ 199	城	/ 228
蚂蚁	/ 202	林	/ 230
蜻蜓	/ 204	衣	/ 232
猴子	/ 206	食	/ 234
螃蟹	/ 208	住	/ 236
鸽子	/ 210	行	/ 238

下卷:旅行生活

旅游及游记	/ 243	缠绵的街头	/ 277
东方与西方	/ 246	想象的翅膀	/ 280
飞行的恐惧	/ 249	故乡与祖宅	/ 284
对陌生人微笑	/ 253	躺着享受阳光	/ 288
三个老者	/ 257	陌生的风景	/ 291
父亲河两岸	/ 261	风雨夜巴黎	/ 294
两河交汇	/ 265	在塞纳河的柔波里	/ 298
德意志森林	/ 269	早餐时光	/ 301
散步的牛群	/ 273	凡尔赛阴影	/ 304

卢浮宫的阳光	/ 308	光荣与梦想	/ 340
在香榭丽舍接个吻	/ 312	罗马随想	/ 344
看不见的风景	/ 315	人与传说	/ 348
信仰的翅膀	/ 319	玻璃之城	/ 351
所谓金色海岸	/ 322	山顶上的真理	/ 356
闻香识法国	/ 326	奥地利的音符	/ 359
比萨定律	/ 329	天鹅之恋	/ 363
在路上	/ 333	像我这样的游客	/ 366
佛罗伦萨的灵感	/ 336	后记	/ 370

088	卢浮宫的阳光	308	光荣与梦想	340
088	在香榭丽舍接个吻	312	罗马随想	344
188	看不见的风景	315	人与传说	348
088	信仰的翅膀	319	玻璃之城	351
088	所谓金色海岸	322	山顶上的真理	356
088	闻香识法国	326	奥地利的音符	359
088	比萨定律	329	天鹅之恋	363
088	在路上	333	像我这样的游客	366
088	佛罗伦萨的灵感	336	后记	370

断章录：游才

088	卢浮宫的阳光	308	光荣与梦想	340
088	在香榭丽舍接个吻	312	罗马随想	344
188	看不见的风景	315	人与传说	348
088	信仰的翅膀	319	玻璃之城	351
088	所谓金色海岸	322	山顶上的真理	356
088	闻香识法国	326	奥地利的音符	359
088	比萨定律	329	天鹅之恋	363
088	在路上	333	像我这样的游客	366
088	佛罗伦萨的灵感	336	后记	370

| 日常生活 |

从根本上讲，所有的日常生活都是历史。这种过去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如果是研究者本身的生活，这些样本的价值可能就更大一些。当然，从来就没有什么如诗如画的日常生活，有的只是如流水一般寡淡的日子。

写了一本书

过去常用清高两字形容读书人，其实清则清矣，而高则未必。读书人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消费者，从本质上讲，与社会上其他消费者一样，并无高尚之处。读书人最大的愿望是写一本书。

我从不敢称自己为读书人，因为衡量读书人的几把尺子，诸如思想、智商、分数、文凭之类，我均十分缺乏。我主要吃亏在长相上。我属于那种大愚若智一类，面白额宽、沉默寡言，仿佛有德有才。于是我只能在别人的期望中成长，却每每让人失望。以至于一位与我有过短暂恋史的女友恨恨地说，你不要装呆，你干吗不努力，博士教授的帽子随你拣，不就像你自己口袋里的香烟吗？听了这话，我既深受鼓舞又感到十分惘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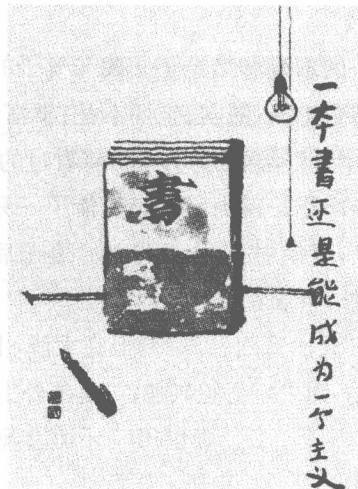
接下来便是真正的恋爱和结婚了。我与妻子的认识，是由人介绍的。我又被夸大为一个忠厚、诚实、坐怀不乱、学富五车的好青年。第一次见面，我将本来十分整洁的房间弄乱，将看过的、正在看的、根本不准备看的书堆得到处都是。还到邻居家里借了一只装满烟头的烟缸，然后自己坐在书桌前，紧锁眉头，作沉思状。妻子后来对别人说，他确实像棵大树，诚实纯朴，可靠着呢！

结婚以后，“大树”显出真面目：一是根底太浅，上班看大报，下班看小报，且只对凶杀奸情、明星婚变感兴趣；二是节外生枝，今天集古钱，明天弄瓷器，学无所专、专无所长。妻恨得咬牙切齿，说，我怎么没看出来呢，你这挂羊头卖狗肉的东西。我却十分委屈。

妻子怀孕了，她常拍着自己的肚子指桑骂槐说，咱好孬肚子里有货色，是男是女无所谓，关键是人就行，可有些人看着挺能的，其实一肚子草包棉花糖。我对妻子的这种言行早已习惯，但骂得多了，也不免生出一些豪气。不就是找点事干吗？想来想去，一不能找领导要求给个处长干干，二不能打劫银行杀人越货，想来想去还是做学问，既稳妥又名利双收。

就这么定下来以后，确定选题，收集材料，去街上买了一支英雄金笔，认认真真地坐在书桌前。说来也怪，这思绪就像阿拉伯的石油一样，突突地往外喷。妻子也大惊失色，看着奇迹般变厚的一叠叠书稿，竟恢复了许多往日的柔情。

两个月下来，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中国书法文化论》，一本读者面很窄的书。过去人们常说，字如其人，我说，书亦如其人。写一本书，或许能重塑一个人呢！



情人的标准

当初，我和妻子的意思是，要么不生孩子，要生就生个儿子。结果，女儿出世以后，妻有一种没有完成任务的愧疚，于是一直在想一个能够安慰我和补偿她的办法。有时，女儿不在身边，我们均会不约而同地从心底涌出一种莫名的惆怅。一天，她忽然对我说，要不，你再去找一个情人吧，这样，比我再挨一刀的痛苦还要轻一些。我沉思良久，感觉到这一建议“非为色也，乃为后也。”于是说，这样也好，报纸上不是都登了吗，北京人见面不问“离了没有？”都改问“换了没有？”

后来，妻又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对我未来情人的看法。她说，首先必须漂亮，否则不利于优生。但这却是与我的审美标准相悖的。我从来都认为，娶漂亮女人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行为。因为所有的美丽都像韭菜一样，是一茬一茬的，割回家去的必然结果是枯萎和衰败。妻则认为，老婆是以现实为基础，而情人则是以理想为基础的，所有的理想都应该是美丽的。我点头同意。

其次，情人必须是位文学青年或文学中年。妻认为，这一点对我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文学青年才会将懒散视为潇洒，将油滑看成幽默，将恶劣的生活习惯诸如不剪指甲、不换衬衫、不洗脚丫看成是一种浪漫。此外，还要有时间陪你侃，要有足够的钱陪你吃，要有充沛的精力陪你熬。由于这些条件一一点到我的弱点和不足，我渐渐听

出了弦外之音。

过了几天，妻又认真地提出了第三个条件，就是这位情人的名字一定要与她的名字相同。她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半夜里我喊起情人的名字来，她会受不了。她怕自己会在不知不觉中操起剪刀，将我的命根子解决掉。



永远的胜利

在南京谈过恋爱又自以为有点文化的人，很少有没去过胜利饭店西餐厅的。

去年年末，京城一位大红大紫的作家来宁签名售书，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有没有去胜利饭店吃一顿的安排。我说胜利饭店已经不存在了，但有比它更豪华的福昌饭店。他说问题不在于豪华与否，问题是那种特殊的氛围失去了真可惜。我说其实福昌也是它的老名字，只不过是做了若干年的儿子，回过头来再做老子，让人觉得有些别扭而已。他问电梯还在吗？我说就剩电梯了。

这是一种典型的好莱坞式电梯。富有古典神秘韵致的栅栏围成四四方方的空间，像个封闭的鸟笼。其实，这样的层楼，本来是不用电梯的。我估计当年建造福昌饭店的德国老板和比利时老板肯定是个十分了得的胖子。

我们一般都是缘梯而上，缓缓踏上那种奶黄色的台阶。用餐完毕，才迈进电梯，体会一种酒足饭饱以后从空中徐徐落下来的感觉。

我不知道其他人对西餐的爱好是出于什么动机，反正我是将它与个人的感情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情感世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熟悉而陌生的，都有着许多可以探索和可以回味的地方。当我们习惯了一种感情方式以后，或许会想到另一种感情方式。就像我们习惯了中餐以后会试着品尝西餐一样。但是，西餐永远不能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仅仅是一种生活理想。

相爱的人可以在这低垂的帘幕下品尝彼此的陌生；失恋的人可以在摇曳的烛光下独享一种被淡化的痛苦。西餐简单质朴但内涵丰富，有时，这也是一种人生。

我保存着一张去年4月18日在胜利饭店就餐的发票。那天晚上我和妻子隔着烛光坐在一张大理石的餐台上，我们不满一周岁的女儿就睡在桌边的两张用椅子拼起来的小铺里。我和她妈妈第一次到这里吃饭的时候，这孩子还是液体呢！来来往往的服务员全没了往日的亲切。她们目光凝重，若有所思。记得是一位身材颀长的服务员告诉我，再过两天，胜利饭店的西餐厅就撤销了，她们将各奔东西。由于芳年已逝，她们的去处基本上都是洗衣房、行李间……那天晚上，我和妻子点了满满一桌菜。我不知道蛰居纽约长岛的宋美龄女士听到这个消息后会作何感想。或许，她曾拥有的美好东西太多了，这家她十分喜欢的餐厅的消失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对我们在这里恋过和爱过的百姓来说，失去这样一间餐厅，或许将永远失去一些自己都说不清的东西。

我们在这间西餐厅可能多多少少都有过一些胜利，或许在情场，或许在商场。然而就如这间西餐厅的历史一样，所有的“胜利”都不是永远的。

